

司馬溫公文集

貳冊



09137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章奏

論舉選狀

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上

天下文英因勳而感天

右臣竊以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尙文辭夫文辭者迺藝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國家雖設賢良方正等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近以祿享赦節文應天下士人有素敦節行兼通學術久爲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同加按訪每路各三兩人仍與本處長吏連署結罪保舉聞奏

溫公文集

卷之三

一

正誼堂

所舉之人朝廷命本州敦遣至則館於太學待遇甚厚考試之際不糊名謄錄旣而署等補官皆過所望此誠合先王取士之道臣謂國家將除積久之弊立太平之基天下士大夫皆靡然嚮風矣行之未幾忽聞朝廷一切罷之無不悵然失望臣誠慙愚不識所謂若以所舉之人多非實有材行則當治舉保之罪別加按訪豈可以一二人謬濫廢天下之舉賢是猶因溺而廢天下之舟因噎而廢天下之食也且人之毀譽或出愛憎雖復聖賢不能自免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恐國家亦未可以此遙斷否臧遠行黜陟也就使其人平昔所行誠有虧缺古之

人或舉於魚鹽或舉於盜賊豈可不容其改行自新而終身棄之乎且人之行能迭有短長若不棄瑕錄用而以一節廢之則失人多矣臣愚以爲天子撫有四海海內之士不可一身察之也必資舉者然後能盡天下之才旣用舉者之言授之爵祿苟不嚴爲禁約以防其私則請託欺罔無不至矣竊以孝者士之尊行廉者吏之首務故漢世舉士皆用孝廉行之最久得人爲多臣欲乞應天下知州府軍監任內聽舉孝廉一人大藩聽舉二人轉運使提點刑獄任內聽舉三人並須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得奏舉夫鄉舉里選雖爲古法今之爲吏者不得久於其任士之素行溫公文集

卷之三

二

正誼堂

或不能盡知若本部無人可舉卽聽舉別部之人素所知者以充其數其在京兩制以上聽歲舉一人其舉狀逐時送下貢院置籍收舉每遇科場詔下卽委貢院選擇其日以前舉主最多者取三十人申奏降指揮下本貫敦遣赴闕若舉主數司者卽以發狀先後爲次

謂若俱有三人舉
王則取第三狀日

月在

前者仍於進士奏名額內減三十人候到闕日或陛下臨

軒親試或委中書門下試經義策一道時務策一道但以義理優長爲上不取文辭華美若所對經義乖戾聖意及時務全不通曉方行黜落其及第授官並與進士第一甲同在明經之上仍與告身前列坐舉主姓名其所舉之人

若犯私罪情理重及正人已贓未及第者舉主減三等已及第者減一等坐之並不以赦原其公罪及私罪情理輕者舉主不坐其未舉以前若曾犯罪除公案見在證驗明白外舉主亦不坐即因勢要屬請未舉及爲人屬請並受屬請而舉之者並科違制之罪受贓者並以枉法論即敦遣不至者更不就除官若兼經敦遣不至即乞朝廷臨時裁度特加聘召不爲定制又國家置明經一科少有應者及諸科所試大義有司不以定去畱蓋由始者立格太高致舉人合格者少臣欲乞今後明經所試墨義止問正文不問注疏其所試大義不以明經諸科但能具注疏本意

講解稍詳者爲通雖不失本意而講解疏略者爲麤餘並爲不通若能先具注疏本意次引諸家雜說更以己意裁定援據該贍義理高遠雖文辭質直皆爲優等與折二通若不能記注疏本意但以己見穿鑿不合正道雖文辭辨給亦降爲不通其明經以六通諸科以四通以上爲合格若合格人少即並取麤多者合格人多即減去通少者委試官臨時相度合元額又舊制明經以周易尚書爲小經今欲乞以周易尚書毛詩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三傳爲一科皆習孝經論語爲帖經又說書一科議者多以爲不當廢欲乞與明經並置但每次科場止取十人奏名

在諸科額內試中受官並與諸科同若自以本科及第或
出身者更不得就試說書如此則求賢之路廣請託之源
絕浮僞之風息得人之頌興矣

論移張叔詹知蔡州不當狀

上乞改知衛州叔詹
遂乞致仕朝廷許之

右臣竊見前知壽州張叔詹因本路監司奏以本州水災
叔詹非才乞別差人尋移知蔡州伏緣壽蔡之民皆陛下
赤子叔詹若爲政無狀於民有害移彼置此有何所殊况
蔡州封部闊遠戶口繁庶土饒山林素多盜賊地望之重
過於壽州牧守之任尤須擇人豈有因不才被斥更得善
處若叔詹實有才能惠及於民則當治本路監司罔上誣
溫公文集 卷之二 四 正誼堂

賢之罪使叔詹仍居舊任不復移易今臧否不分進退無
據眾口籍籍皆云未允臣前上言爲治之要在於擇人賞
罰此亦擇人不精賞罰不當之一事也况叔詹資性庸下
老而益昏本無片長授任過分其爲忝冒人盡知之使之
從政所至爲害伏乞朝廷直命致仕或授以冗散之職勿
使親民庶幾黜幽明白無損政體

進五規狀

嘉祐六年閏八
月初七日上

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
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
脞委瑣徒足以煩浼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

涉厯象旬迺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
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
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頽壞
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
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
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晝
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
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懸陋狂瞽觸冒
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
閒垂精畱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
淵公文集

卷之三

五

正誼堂

地之閒不與草木同朽矣

五規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
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
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
偶者則爲二力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
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
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眾心已定上下之分明疆弱之
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

也於是有驕情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
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情
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揉是非顛倒日復一日
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
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
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
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
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
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
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

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
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
構難羣寇乘釁作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
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三十有八年煬帝
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二百有
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
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
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讎敵陵夷
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虛宮未
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

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
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
西伐埽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
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
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
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
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
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
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
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
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
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
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
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
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
矣

溫公文集

卷之三

七

正誼堂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
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
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

日月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疆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歛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墮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墮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爲已迺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車水則資舟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敕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鷓鴣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旣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入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已往外寇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

饑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倚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盜賊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畱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遠謀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

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之勢方病大瘡又苦踈盭又類辟且病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足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主皆消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鐘於歷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

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眞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游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

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爲然遂止繇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爲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之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弃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微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係基

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
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
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
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
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
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巡門散錢
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
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而
彫績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
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

溫公文集

卷之三

七

正誼堂

非錯繆賢不肖混殽而鉤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
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
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沈淪草野而考校文辭
指抉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
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
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
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
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未在譬猶膠板
爲舟搏土爲檝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
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

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
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
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覬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
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
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
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
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
頌之聲炫耀愚俗之耳目哉

論勸農上殿劄子

嘉祐六年
上得旨依

臣聞食者生民之大本爲政之首務也饑饉之世珠玉金
溫公文集

卷之三

十四

正誼堂

銀等於糞土惟穀之爲寶不可一日無也今國家每下詔
書必以勸農爲先然而農夫日寡游手日繁豈非爲利害
所驅邪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穀賦歛萃焉
徭役出焉歲豐則賤糶以應公上之須給債家之求歲凶
則流離異鄉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賈末作之人坐
漁厚利鮮衣美食者轉而緣南晦斯亦難矣然則勸農者
言也害農者政也天下生之者益少食之者益多欲穀之
無涸得乎哉爲今之術勸農莫於重穀重穀莫如平糶使
諸路轉運使及州軍長吏遇豐歲能廣謀糶入官滿之日
倉庫之實比於始至增羨多者賞之其無水旱之災益兵

之費而蓄積耗滅者黜之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不以爲家貨數如是則穀重而農勸雖有饑饉常無流亡盜賊之患矣今歲河北河東沿邊穀糴至賤此亦國家所宜畱意者也取進止

論燕飲狀

嘉祐六年與王樂道同上

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止陛下側身克己青禮蕃樂之時而道路之言皆云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爲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况酒之爲物傷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

溫公文集

卷之三

五

正誼堂

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爲後宮奢縱務相誇尙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正固爲事奈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爲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或竊爲陛下不取也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迺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困窮之望保壽命無疆之休天下羣生不勝幸甚臣等區區納忠忘死惟陛下裁察

論兩府遷官狀

臣伏見朝廷因進用宰臣韓琦等凡兩府之臣盡遷一官
臣愚不明大體未識所謂竊恐從此相承遂爲故事凡公
卿者百吏之表率今國家方以百吏繁冗思革其弊而公
卿無故一切遷官將何以使三百赤芻受爵不讓者有所
愧心哉況慶曆中陛下以數月不雨執政之臣皆降一官
以答天戒今歲日食地震河及江淮汎溢橫流烈風淫雨
賊傷五稼四方之民墊溺流餓不可勝紀比於慶曆災害
尤眾而兩府大臣無間新舊皆被褻遷殆非所以仰承天
心下慰眾庶之意也竊計大臣當此之際亦必不敢受無
名之賞伏望陛下因其辭讓內惟樞密使副使不可以給
讓之節無使之負謗於海內則其爲德澤愈厚矣

論夜開宮門狀 有旨劄送皇城司

臣竊聞今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薨其日宮中送殯出城
畱宮門及城門至夜深方閉物情駭異以爲非宜雖陛下
慈愛至深然門闕之禁不可不嚴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宮
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敕魚符其受敕人具錄所開之
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
閣覆奏御注聽卽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
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

勘而開者勦符不合而爲開及不承敕而擅開閉者得出入者刺將人出入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今以乳兒出殯之故內自禁掖外達郊野諸門洞開一如晝日車馬往來絡繹不絕出入之人無復譏訶有如萬分之一姦險不逞之人雜處其閒豈可不爲之寒心哉伏望陛下深鑒安危防微杜漸自今宮殿門城門並須依時開閉非有急切大事勿復夜開必不得已須至夜開者卽乞陛下親降手敕加以御寶受敕之人仍寫出入人帳委宿衛當上之官眾共驗敕文真的然後覆奏候再見御批方請門鑰與監門官親自監開依帳點閱人數放行出入卽時下鎖進

溫公文集

卷之三

七

正誼堂

納門鑰其宿衛監門官司若不見手敕及御批而輒敢開者依不承敕而擅開閉律文施行雖有手敕御批不參驗及不親自監開點閱人數者依符雖合不勘而開律文施行庶可以養萬乘之威尊消姦宄於未萌也

乞建儲上殿劄子

嘉祐六年閏八月二十六日上

臣先於至和三年通判并州事日曾三上言乞陛下蚤定

繼嗣以遏亂源當是之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社稷至計況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爲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無先於此若捨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瀆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菹

醜伏望陛下取臣曩時所進三狀少加省察或有可取乞
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羣臣白
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取進止

乞建儲上殿第二劄子

尋有詔以濮王子
宗實知宗正寺

臣近於前月二十六日上殿敷奏乞檢會臣在并州所奏
三狀早定繼嗣事陛下聖意昭然卽垂聽納凡所宣諭皆
非愚臣所能及此乃天地神祇保佑皇家實萬世無疆之
休也臣謂陛下朝夕當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將
近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茲事體大慎選宗室未得其
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間阻熒惑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
溫公文集 卷之三 六 正誼堂

聞爲人後者爲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文漢孝成帝卽
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爲
太子今陛下卽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爲宗廟
社稷深思遠慮哉况今亦未使之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
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爲子官爵居處稍異於眾使
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俟他日皇
子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
陛下決意而速行之取進止

論臣寮上殿屏人劄子

嘉祐六年九月二十
八日奉聖旨依行

臣等竊聞自先帝以來應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左右

侍臣悉皆屏退蓋以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重慎
樞機不得不爾竊見近日臣寮上殿奏事左右侍臣不遵
舊制或有進至殿角板障門以裏與御坐相去不過數步
陛下德音及羣臣敷奏之語皆可聽聞其間有機密大事
若致漏洩大爲不便欲乞一依舊制今後應遇兩府臺諫
官等上殿奏事其左右侍臣並於殿角板障門外踏道下
祇候仍乞委都知押班於兩邊板障門外檢校如敢竊有
覘聽者並具姓名開奏勘罪施行取進止

論制策等第狀

既上而執政以毡所試進呈欲黜之
上曰其言切直不可棄也乃降一等

收之卽
蘇轍也

溫公文集

卷之三

九

正誼堂

臣近蒙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內回毡兩號
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毡所對命秩之差虛實之
相養者一兩事與所出差舛臣遂與范鎮同議以回爲第
三等毡爲第四等詳定官已定從覆考竊知初考官以爲
不當朝廷更爲之差官重定復從初考以毡爲不入等臣
竊以國家置此六科本欲取材識高遠之士固不以文辭
華靡記誦雜博爲賢毡所試文辭臣不敢復言但見其指
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高爲切直今若以此
不蒙甄收則臣恐天下之人皆以爲朝廷虛設直言極諫
之科而毡以直言被黜從此四方以言爲諱其於聖王寬

明之德虧損不細臣區區所憂正在於此非爲臣已考爲
高等苟欲遂非取勝而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
入等使天下之人皆曰毡所對事目雖有漏落陛下特以
其切直收之豈不美哉

論蘇安靜狀

嘉祐六年十月初二日上

臣伏見朝廷近除帶御器械蘇安靜充內侍省押班臣竊
聞國家舊制兩省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方得爲之安靜年
未五十特蒙擢用臣恐自今已後內臣求進者援以爲例
迺有年齒極少遂居版首國之舊章因此墮壞竊爲朝廷
重之伏望陛下追寢安靜新命以存典法

溫公文集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論公主宅內臣狀

臣近聞有聖旨令召前管句充國公主宅內臣二人復還
本宅臣與楊畋龔鼎臣同有論列以爲非宜未蒙允納臣
聞父之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公主生於深宮年齒幼
穉不更傅姆之嚴未知失得之理臣謂陛下宜導之以德
約之以禮擇淑慎長年之人使侍左右朝夕教諭納諸善
道其有恃恩任意非法邀求當少加裁抑不可盡從然後
慈愛之道於斯盡矣此二人嚮在主第罪惡山積當伏重
誅陛下寬赦斥之外方中外之人議論方息今僅數月復
令召還道路籍籍口語可畏殆非所以成公主肅雍之美

彰陛下義方之訓也臣實憤悵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察
臣愚忠追止前命無使四方指目以爲過舉虧損盛德非
細故也

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

嘉祐七年正月十九日上

臣聞聖主之教尚忠厚而貴愷悌故詩有鹿鳴伐木既醉
行葦美宴好之相樂刺乾餼之失德禮有幣帛饗餼行於
邦國贊獻飲酒施於鄉黨是以風俗純和協氣流通漢景
帝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其更議著令丞相廷尉
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
償費勿論卓茂爲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
溫公文集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也鄰里饋遺此乃人
道所以相親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
民曰然則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
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一門之內小者可刑大
者可殺也近歲以來中外有司喜以微文刺舉苛細至於
宴飲相從酒食相饋皆集累成過抵以峻法羈聞知鎮戎
軍曹修受鄰州所送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官處以贓罪陝
西都轉運使彭思永奏據密院劄子賈漸起請除舊例送
酒食外不得買置金帛作土風贈遺并省司參詳今後以
公使錢買置珍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者並從違制定斷

其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入已準盜論今曹修因陳首雖免書罰尚負贓名使人疑惑乞明立條約朝廷命有司參議至今未決臣竊詳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正謂珍異見錢今曹修所受止於樽酒隨而自首已爲刻薄法官又以贓罪加之剖析一條以爲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若朝廷因之遂爲著令臣恐忠厚之俗益衰媮薄之風遂長百司庶尹無所措其手足虧損聖朝堂堂之化非細故也臣今所言非爲曹修除雪贓名欲望朝廷申明舊條應以公使錢及財物贈遺人及受者各坐贓論其監臨之官受所監臨或因使於使所及經過處受取者並準律文處分卽贈遺人而受其還答入己者準盜論並須贓滿五疋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疋及以飲食之物相饋餉者皆勿論如此則人情有以相接貪吏不能爲姦百司有所循守矣

論諸科試官狀

臣伏見朝廷取勘諸處發解考試諸科官以所解之人到省十有九不中者臣竊惟國家本設諸科以求通經之士有司專以上文下注爲問已爲弊法竊聞去歲貢院出義題官更於弊法之中曲爲奇巧或離合句讀故相迷誤或取卷末經注字數以爲問目雖有善記誦之人亦不能對

其於設科本意不亦遠乎是則罪在貢院出義題官不在諸處發解官也今舉人被黜已非其理又并發解之官亦坐停替臣恐自此爲吏者益務奇巧從學者益棄本原殆非所以省刑罰隆經術也伏望朝廷更取本處解發上件諸科試卷委官覆考其通麤合格者特與免罪不合格者乃依法坐之仍敕貢院將來科場選擇通經術曉大體之人充諸科出義官依條出義毋得更如今來詭僻苛細至時如有十有九不中之人然後取勘本處解發考試官依前後條貫施行如此則彼皆無辭於罰論者亦不以爲冤矣

溫公文集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

嘉祐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上

臣竊聞今月十八日聖駕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相撲者亦被賞賚臣愚竊以宣德門者國家之象魏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眾后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贏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陛下聖德溫恭動遵儀典而所司巧佞妄獻奇技以汙瀆聰明竊恐取譏四遠愚臣區區實所重惜若舊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詔有司嚴加禁約今後婦人不得於街市以此聚眾爲戲若今次上元始預百戲之列卽乞取勘管句臣寮因何致在籍

中或有臣寮援引奏間因此宣召者並重行譴責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懼不爲導上爲非禮也

論正家上殿劄子

嘉祐七年二月初四日上

臣先會上言爲前管句兗國公主宅內臣等過惡至大乞不召還近聞傳宣入內內侍省令押上件內臣梁懷吉赴公主宅依舊句當外議誼諱無不駭異臣聞太宗皇帝時姚坦爲兗王宮翊善王有過失坦輒盡言諫正王及左右皆患之左右教王詐疾踰月未朝太宗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起居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檢束太嚴王舉動不得自繇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朕選端士

溫公文集

卷之三

二

正誼堂

爲王僚屬固欲導王爲善今旣不能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耳命捧至後圍杖之數十召坦慰勉之太宗非不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忍譴訶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眞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妒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爲首獻穆公主豈不自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祿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

皇帝爲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爲法則風化流於四方聲譽施於後世今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無所畏憚陷入於惡觸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賤其夫不執婦道將何以刑四方之風垂來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尚嚴不可專用恩治也伏望陛下斥逐梁懷吉等復歸前來貶竄之處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還梁懷吉等者皆教導公主爲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逐之別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仍戒敕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屢違詔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祿不失善名不然眾人所云甚可畏也取進止

乞優老上殿劄子

臣聞古之聖王遵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爲治之體故也昔鬻熊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熊曰君若使臣捕虎逐麋則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年尚少也近歲以來大臣高年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又欲以擊搏大臣爲名從而攻之此豈爲臣盡忠至公之道哉凡言事者當爲國家進賢退不肖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也臣竊見

樞密副使張昇屢以老疾辭位臣平生與昇迹不相接無絲毫恩分然竊聞其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臣不敢上避聖主之疑下畏世俗之謫隱忠不言以利其身伏望陛下深念宥密之地不可任非其人先以聖意揣度若未能得賢於昇者則使昇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若昇必不可留則願陛下慎選德望材器爲眾所服知治體曉兵略者以代之不可以不擇其人之可否使循資彖敘而爲之也取進止

言張田第二狀

嘉祐七年二月二十日上尋改差知湖州

臣近嘗上言張田不可充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蒙朝廷

溫公文集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施行臣竊以吏者民之紀綱提點刑獄吏之師帥苟不得其人則一方咸受其弊又凡今之朝士自常調進用者皆自此官爲始國家尤宜慎擇其人田資性險薄色厲內荏毀譽出其愛憎威福發於喜怒陵其可陵佞其可佞真小人之雄傑而時俗以爲賢才夫不善之人天下皆知其不善斯不足疾也惟眾人謂之賢而實不肖者君子疾之昔漢文帝欲以嗇夫爲上林令張釋之以爲嗇夫利口捷給恐天下隨風而靡唐太宗見進士等第怪其無張昌齡王公謹名王師旦曰二人有文無行恐變陛下風雅今提點刑獄其爲輕重非特上林令與入等進士之比也臣願陛

下必選忠厚方正實有治行者爲之其飾僞行險躁於進
取如田比者皆不可用也臣今所言非專爲湖南之吏民
亦爲國家重惜風俗伏惟陛下察其愚忠其荆湖南路提
點刑獄乞別賜擇人

論李瑋知衛州狀

嘉祐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上公主降封沂國

臣竊聞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充國公主入居禁中瑋
所生母楊氏歸瑋兄瑋之宅其公主宅祇應人等悉令散
遣外議籍籍無不怪愕伏以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選
瑋使之尚主次以申固姻戚富貴其家今以公主之故使
李氏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憂警殆不聊生豈始所以

溫公文集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結婚之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閱匱中之故物思
平生之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感悽愴之心乎臣愚以爲陛
下宜且畱李瑋在京師其公主宅祇應人等除作過者遠
加竄逐出外其餘並令如舊儲備

音治

什物皆按堵不移

以俟歲月之間徐以義理曉諭公主庶幾同意易慮率德
遵禮復歸本宅則中外之情無不釋然不然公主必無復
歸李氏之志者則今日致此眾議紛紜煩瀆聖聽皆繇公
主縱恣胷臆無所畏憚數違君父之命陵蔑夫家豈可使
李瑋獨蒙斥逐出外而公主爵邑請受全無貶損非所以
示天下至公之道也

辭知制誥狀

嘉祐七年三月十四日上

臣近蒙中書召試制誥竊聞聖恩已除臣本官知制誥續又合兼侍講數日之間寵命相繼在人爲榮於臣甚懼竊以二職文士之高選儒林之極致古之英儁尚或難兼況於微臣愚陋無比一身二任力所不堪豈敢冒居以取顛覆聞之震恐脅憤失據臣自少及長章句之學麤嘗從師至於文辭實爲鄙野曷者辭免修起居注非謂不能記錄言動正恐循次而進典掌誥命取嗤四方爲國大辱是以披心自歸至於四五誠慙不著不蒙開允雖黽勉就職而夙夜惶懼未嘗少安近者被召之日再欲具此奏陳又以溫公文集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比來朝廷擢用數人雖辭避懇至未嘗得請而或者不諒其心以爲采名恐復虛發如前所爲是以躊躇彷徨不免赴試除命旣降強顏忍恥亦欲就職以俟疵咎布彰自當退黜今者竊聞天章閣侍講呂公著與臣同時被召公著辭讓不至朝廷已除公著天章閣侍制兼侍講臣迺始自悔恨輒以愚心妄意朝廷當伏重誅臣雖無知若使廉讓有恥者棄置不收貪冒苟得者進受華顯不惟虧聖朝風化亦使微臣受四海之責將不得單弊其死所有除知制誥敕告臣未敢祇受乞更擇文學兼茂與職業相稱之人以代臣庶幾克叶遠近之望寬愚臣之罪其侍講恩命臣

更不敢辭

辭知制誥第二狀

臣今月十四日曾有奏陳以知制誥之職非臣所堪乞更擇人未蒙允許臣夙夜惶恐不知所措臣與呂公著同時召試公著固辭得請而臣獨就職是公著廉讓而臣無愧恥也臣雖甚愚誠不忍以身居下流蒙受眾惡爲世汙澤雖獲美官將何榮之有且公著沈厚淵懿士林推服文學行能非臣之比名位寵祿臣安敢先之昔施氏卜宰皇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皇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

溫公文集

卷之三

五

正誼堂

少室周爲趙簡子之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臣今自知不材請釋美官以授能者雖不足比迹大賢庶幾得全皇句須少室周之後其榮多矣伏蒙朝廷察其區區特賜矜許其除知制誥敕告臣不敢祇受乞授公著或別擇人不勝大幸

辭知制誥第三狀

臣今月十四日十七日兩會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未蒙開許臣聞明主商德而序位忠臣量能而受職是以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要莫尚於斯臣自知文字惡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令填委必閣筆拱手不

能供給縱復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爲人指笑又貽聖朝愧恥謂之乏賢故爲公家之謀則莫若用其所長營一身之私則莫若避其所短夕寐晨興慮之已熟始敢披陳干浼天聽披肝瀝膽莫非懇到自修注以來前後非一而昭昭之誠無絲上達屢觸報聞不蒙省察或者謂臣修起居注自應知制誥與呂公著不同公著當辭臣則當受凡自修注知制誥者非有祖宗法令著於方冊特近歲相承之例耳祖宗之時但取庶官之中有辭藻者卽知制誥不必皆以修注爲之其修注或改他官不必皆知制誥也夫以資塗用人不問能否比例從事不顧是非此最國家之弊法所宜革正者也又謂臣就試已畢不當復辭臣就試之日以爲公著辭未必免臣試未必中是以不辭今公著獲免而臣忝恩命則今日辭之亦未爲晚也且過而能改猶愈於迷而不復見賢思齊猶愈於受爵不讓況臣修注之初已嘗辭免至於四五而朝廷不允伏望聖慈特賜哀察使臣服勤他役惟力是視其知制誥敕告臣不敢祇受乞更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四狀

臣昨三次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奉聖旨令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誥敕臣邇者承乏諫官首會上言以

爲致治之道任官最急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以稷契皋
夔之賢皆守一官終身不易況今羣臣固非其比當度材
而授任量能而試職奏牘具存事可案驗今臣自知文辭
鄙野不足以充知制誥之職若止以修起居注資塗相值
循例序進恬而有之曾不愧畏是臣但能譏評他人曠官
竊位而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此迺欺罔天聽靜言庸違
當伏共兜之誅以清唐虞之治臣雖甚愚決不敢爲伏望
聖慈察臣前後所奏特賜允從其知制誥乞別賜擇人所
有敕告不敢祇受

辭知制誥第五狀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臣先曾四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別賜擇人奉聖旨依累降
指揮不許辭讓令便受告敕臣幼嘗涉學麤知臧否豈敢
以譎詐之心上欺君父顧人之材分各有所宜若貪榮冒
居使職業廢墜則探囊胠音區發也篋迺竊盜之微者皆不足

誅也臣雖小人實不敢爲是以曷者不辭於召試之初而
辭於呂公著免試之後誠欲果於得請不爲虛發故也今
若因循苟且復往就職則臣進退之迹自可猜惑況於世
人誰不譏笑如是則臣出入禁闥何心自安陪接搢紳何
施面目顧視僮僕何以爲容是以違犯天威不敢避死決
求自免而詔命愈堅終未置捨臣誠愚懵不識所謂意者

朝廷以臣所言皆爲矯僞不足聽察邪若使臣言出於矯
僞當正典刑以警姦回若出於至誠當從其所請使上無
曠官下無竊位奈何前後奏章上者直加屏棄不復省察
區區之志何以自明若以近例修起居注者必知制誥不
可改易則臣竊觀先朝以來修起居注不因罪累譴黜及
親嫌相避而去爲他官者劉隲知衛一本州潘慎修遷考
作衛
功郎中許袞判吏部南曹劉曄改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丘雍充淮南都大制置發運使徐奭充兩浙轉運
使蔡齊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鄭向充兩浙轉
運一本有
副字使高錡罷守本官陳誥充三司戶部副使葉清
溫公文集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臣充兩浙轉運一本有
副字使趙槩充天章閣待制楊察充江
南轉運使蔡襄知福州以是觀之雖近例亦不盡知制誥
也臣今惴款迫切無以復加伏望聖慈特賜哀察若使臣
得遂其志是去罪辱而就顯榮雖日遷十官未足方其幸
也所有知制誥敕告臣必不敢祇受乞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六狀

臣先曾五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別賜擇人奉聖旨令臣依
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告敕者臣聞晉王述每受職不
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及遷尚書令其子坦之諫以
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

美事耳述曰旣云堪何爲復讓臣竊重述知爲人臣陳力就列之體心常慕之臣自勝冠以來投牒應舉入朝求仕豈偃蹇山林不求聞達之人邪顧力有所不任則不敢盜國家祿位恐職事廢闕陷於刑辟耳故自度材分可以策勵雖高位不敢辭不可強勉雖小官不敢受勳者蒙聖恩除館職諫官侍講皆不敢以一言飾讓蓋以館職掌比較文字諫官掌規正得失侍講掌講解經術皆不專以文辭爲職故也今臣自修起居注以來前後辭免章十餘上止爲文辭鄙惡不堪典誥命而已終未蒙朝廷賜察是以奏牘煩多喋喋不已頗爲時人所怪其愛臣者以爲讓榮利

溫公文集

卷之三

重

正誼堂

惡臣者以爲飾虛詐要之二者皆未得臣之心夫有諸中而辭諸外然後謂之讓若臣者無諸中而不敢爲者也安得謂之讓哉譬如使嬴夫負百鈞之重而予之千金嬴夫必辭非不欲金也力不任故也夫飾者內欲之而外不取將以有求也今臣不就美官屢違詔命上怒下怪將抵罪誅尚何求哉且苟能其官而固讓不止則是朝廷百官皆無人可爲非天下之通法也臣故謂如王述能則爲之不能則止爲得其宜臣雖才非古人願附王述之志若始者可受則不若勿辭亦旣辭之則不可復受伏望聖慈特加矜察其知制誥敕告臣必不敢祇受乞如前奏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七狀

臣先曾六次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奉聖旨令臣依
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敕告者臣天性樸騷無他技能
惟守信誠是爲操履平居與等輩語言猶不敢欺罔況以
奏牘聞於朝廷苟有毫髮不實不惟陛下睿聖憲章嚴明
天地鬼神亦所不容臣之愚意但以知制誥之職當取天
下文章高妙逾眾絕倫者以充其選如臣野陋實不堪稱
竭懇自歸前後非一而聖恩確然終未開察臣竊自傷悼
幸生盛明之世而昭昭之心無以自列若黽勉包羞奉承
詔旨則天下之人皆謂臣已試而復辭已辭而復就蓋習
溫公文集

卷之三

五

正誼堂

知朝命重於改移因欲飾讓以盜虛名如此則臣生負大
罪死負餘愧雖進極榮顯不若噉菽飲水長爲布衣也臣
今若得請於朝則不肖之迹庶幾猶有以自明如其不然
則矯僞之名至於身沒骨朽不可湔洗臣夙夜念此寢則
不安食則失味進退遑遑身無所措是敢不避煩瀆冒犯
天威伏望聖慈哀其窮迫特寢恩命使得服役他官以報
萬一死不敢辭若朝廷以臣頑蔽不恭乞治臣之罪削黜
流放靡不甘心所有知制誥敕告臣必不敢祇受乞如前
奏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八狀

臣先曾七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
不許辭讓便受告敕者臣竊聞去歲權御史中丞王疇上
言近年以來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論辯身計或
因進以干譽或因罪而覲免肆爲妄談輒形奏章皆心語
兩違情實交戾外示輕官爵之意以欺於眾內實計分銖
之利而爭於上遺義忘耻至於要君用詐而安爲小人之
行陛下聖度慈仁包荒蓋慝悉置不問彼小人者亦豈識
恩德之隆哉欲望朝廷應今後臣下有要君作僞如前所
陳者並出宸斷便賜聽許如此則罔上邀利者知所畏而
士之行己有恥事君以誠者少加勸矣奉聖旨命後臣僚
溫公文集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所陳如有似此情涉詐慢者令中書樞密院取旨施行凡
疇所言實近歲之大弊臣亦疾之如疇之志今臣自差修
起居注以來前後辭免十有三次若朝廷以臣爲誠則何
惜曲回大恩從臣所欲使臣不肖之迹稍有以自明若以
臣爲詐則罔上邀利章奏煩多無臣爲甚臣願以身就譴
謫以彰前令之必行庶爲陛下清此頽俗亦臣報國之一
效也所有知制誥敕告臣必不敢祇受乞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九狀

尋蒙恩改天章閣待制

臣先曾八次奏陳乞免知制誥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
更不許辭讓便受告敕者臣以愚懇煩瀆天聽前後非一

聖明確然終不聽許臣誠慙昧不識所謂豈此職非臣不可爲邪將從臣之請則墮紊綱紀敗壞風俗邪何請之之勤而拒之之堅也若以爲非臣不可爲則方今詞臣滿朝英俊比肩舉而用之無不稱職若以爲墮紊綱紀敗壞風俗則臣之微志正欲朝廷無曠官羣下無竊位而已於綱紀風俗亦無所虧損不然者臣之所爲果誇理傷道朝廷令之不從論之不入至於四五至於八九侮慢威命無此爲甚則當投之四荒以禦魍魅豈有但已者也臣不勝迫切之誠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奏或賜允從或加譴責其知制誥敕告臣必不敢祇受

溫公文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除待制舉官自代狀

伏見三司度支判官尚書刑部郎中充集賢校理馮浩修己以謹與人以誠端良無邪恬淡不競居常處眾敦大有容臨義據正堅強不奪久在文館屢更任使比材量德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上殿謝官劄子

嘉祐七年五月十一日上

臣光伏蒙聖恩除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臣竊以爲方今國家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大要不過擇人賞罰豐財練兵數事而已行道之人羸有知識者皆知之患在朝廷不盡聞雖聞不力行耳朝廷不盡聞此練官之罪聞而

不力行則非臣等之所及也凡此數事臣前忝諫官已嘗
略爲陛下言之今陛下賓臣於侍從之列畱臣以諫爭之
職恩施愈隆責望愈重臣有生安敢愛有言安敢隱伏願
陛下擇其事之要重者特畱聖心則天下幸甚不然臣雖
朝夕侍前徒汙名位而費廩祿於公家之用果何益也取
進止

溫公文集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章奏

論寺額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四日上

奏以黃營寺觀院舍自來未

臣伏觀近降赦節文應天下條帳存畱寺觀院舍自來未
有名額者特賜名其在四京管內者雖不條帳今日已前
蓋到舍屋及百閒以上者亦賜名額竊以釋老之教無益
治世而聚匿游惰耗蠹良民此明識所共知不待臣一二
言也是以國家明著法令有勅造寺觀一閒以上者聽人
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卽時毀撤蓋以流俗慙愚崇尚釋老
溫公文集

卷之四

一

正誼堂

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爲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
人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閒已上則其罪已大幸遇赦
恩免其罪罰可矣其棟宇瓦木猶當毀撤沒入縣官今旣
不毀而又明行恩命錫之寵名是勸之也臣聞爲人上者
洗濯其心壹以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今立法
以禁之於前而發赦以勸之於後則凡國家之號令將使
民尙信而從乎臣恐自今以往姦猾之人將不顧法令依
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斂其財以廣營寺觀務及百
閒以上以須後赦冀幸今日之恩不可復禁矣方今元元
貧困衣食不贍仁君在上豈可復倡釋老之教以害其財

用乎事有微而患深令有近而害遠者此之謂也伏望陛下追改前命應天下寺觀院舍不係帳者不以舍屋多少並依前後敕條處分其昨來赦文內四京寺觀院舍雖不係帳亦賜名額一節乞更不施行庶使號令爲民所信而游情不能爲姦也取進止

言王逵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十九日上

臣竊聞監兖州景靈宮王逵近降敕差知萊州逵暴戾凶狡陵上虐下所至爲害朝野具知今年齒已衰猶有仕籍若復授以一州使爲長吏必恣行不法殘害民物監司畏之莫敢詰問使一境之人何所控告伏望朝廷檢會逵年溫公文集

卷之四

二

正誼堂

紀及察逵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永不得令親民取進止

言王逵第二劄子

尋改除逵西京雷臺

臣先曾上言新差知萊州王逵暴戾凶狡殘害民物乞檢會逵年紀及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至今未聞朝廷追改前命臣竊以善爲政者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故害民之吏患在不知知而不除使戕賊良善不愛一州而愛一酷吏豈爲民父母之意哉伏望朝廷檢會臣前來所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赦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國家每下赦書輒云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誠欲恩澤下究而號令必信也比見臣僚多以私意偏見奏赦前事乞不原赦或更特行編配重於不經赦之人朝廷皆從其請若其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則國家當於約束赦及赦文內明白言之若所坐不至甚重而特不赦是恩澤有所不均而同罪之人有幸有不幸也且今劫盜殺人不死及雜犯死罪猶赦之而微罪不赦是則罪之輕重不繫於人主不刊之法令而決於人臣一時之私意也況使經赦之人仍就編配得罪重於不經赦者尤無謂也夫赦者誠非致治之道然朝廷若能永無赦令使有罪者必刑斯人知恐懼莫敢犯矣今既數下赦令而使大罪得免小罪被刑經赦者其罰重不經赦者其罰輕臧否糾紛使百姓何所取信哉臣愚欲望陛下自今犯罪之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乞於豫降約束赦內明白言之其餘並從赦文處分其有指赦作過情狀顯然不因臣僚奏請陛下聖意特不原免者止宜依法施行亦不可使重於赦前之罪應時赦前犯罪不至編配而赦後特行編配者並乞放合逐便庶使恩澤均一號令明信取進止

言陳烈劄子

嘉祐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上

臣等伏見朝廷擢以福州處士陳烈好學篤行動遵禮法

樂道養志名聞京師故舉之閭閻之中以爲學官烈辭讓
未至今聞福建路提刑王陶奏據福州勘到烈爲妻林氏
疾病痿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陶因言烈貪汙險詐行無
織完乞盡追奪前後所受恩命臣等素不識烈不知其人
果爲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檢故舉烈等以獎
勵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底滯迂闊之行不
能合於中道猶爲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豈可毀壞挫
辱疾之如讎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古人所
以禮九九市駿骨蓋以此也若其內懷姦惡虧敗名教外
飾詐僞沽釣聲利則朝廷黜者以爲有道之士不次用之
溫公文集

卷之四

四 正誼堂

今乃醜行布於四方其爲愧恥亦不細矣其始者薦舉之
人安可置其罪而不問臣等欲望陛下委鄰路監司再行
體量本人平生事迹善惡虛實或選差公正官吏通儒術
識大體者覆勘前件公事若情理不至深重止於夫妻不
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已湔洗其過庶幾復伸眉於後又
使四方節行之士不憂橫辱得以安恬於閭里若實有醜
惡之迹敗亂名教則當嚴賜劓誅并治舉者之罪以明至
公取進止

上皇帝疏

嘉祐八年四月
二十七日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愚竊惟

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昭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聰明可守大業擢於宗族之中建爲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無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爲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爲不可不慎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爲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爲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編紀不立萬事墮頽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慎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厚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慎終始以結億兆之心刑四方之化則福祿流於子孫令問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

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

於宮禁之中音樂游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
盡慎終追遠之義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
衰三年而爲其父母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之親皆如子
而爲己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
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爲昭帝
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冒
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
尉南頓君此皆徇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
哀安桓靈或自苟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爲
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
溫公文集

卷之四

六

正誼堂

爲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伏計陛下聰明皆素
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不識大
體妄有關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聖言一出布
聞於外則足以傷陛下之義虧海內之望臣雖欲捐軀爭
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
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輕冒宸
嚴不勝惘款惶悸之至伏冀畱神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
疏

言山陵擇地劄子

臣竊聞大行皇帝欲以十二月一本作下月二十七日大葬而

朝廷遣使案行山陵至今未知定處或云欲於永安縣界之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爲過矣夫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爲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紿世不葬者臣嘗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絕其書而未暇也今山陵大事當守先王之典禮至於葬書出於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陰陽官皆市井愚夫何足問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岡然考其子孫之吉凶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然則雖云卜日亦當臨事

溫公文集

卷之四

七

正誼堂

制宜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明不擇地形也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蓋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美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因以求福哉又曷者國家以謹於時日之故堅用凡日大斂自爾以來聖躬有疾至今尙未平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況國家自宣祖以來葬於永安百有餘年官司儲侍素皆有備今改卜他所不惟縣邑官司更須勘置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戀祖宗未肯卽安於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期日遠

則民力寬而事易辦期日近則費愈多而事不集塼石之類體重難移若山陵之處不使豫先知之則有司何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迫趣則一錢之物必直十錢疲羸之民將不勝其弊矣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案行山陵使等只於永安縣界舊陵側近選擇善地旬日之內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豫先計度山陵的實合用之物降下本處寬設期限使之備辦不得大約虛數及妄立近限必使號令明信則事無不濟而民力不困矣取進止

乞令皇子伴讀官提舉皇子左右人劄子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祕閣校理孫思

溫公文集

卷之四

八

正誼堂

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主置師傅係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母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盛心愉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爲益也今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

以詐僞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僞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亦不可得也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聳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佞明然後得人仍專委任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爲非禮之事

溫公文集

卷之四

九

正誼堂

者委件讀官糾舉施行卽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疏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直博聞強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實好學有文修身慎行祕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謫取進止

上兩宮疏

嘉祐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上

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上下之象

也施諸人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皆泰也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通內外之志乖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內外之志乖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他在於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自古聖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天下之業傳於聖明皇太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決定大策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何可勝言皇帝至性烝烝哀以執喪恭以致養夙夜憂勞以成疾疹其於慈孝之美溫公文集

卷之四

十

正誼堂

可謂至矣然臣猶竊有所懼不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瑕易離難合況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完美無閒然後福祿無疆也夫姦邪之人專闕主意苟有釁隙則因而乘之於是離開人君臣交構人父子使之上下相疾內外相疑已然後得奮其詐謀以盜其大權私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繇此者也今雖叡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福之原其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慎臣愚竊惟今日之事

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

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
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清
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
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
他人不能聞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
肉至親止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
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
欲有闕說涉於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感知
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羣臣百姓鳥
獸草木皆恃兩宮以爲安若兩宮歡忻於上則天地鬼神
溫公文集

卷之四

七

正誼堂

得以歎其禋祀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況羣臣百姓孰
不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哉臣狂瞽妄言不識忌諱惟知
徇國不爲身謀不勝區區迫切之誠臣先昧死再拜上疏

聖諭進賀表恩澤劄子

嘉祐八年七月
二十六日上

臣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各遣親屬進奉
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不聞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
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不係親屬者亦
除齋郎及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
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然
以理推之國家爵祿本待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

無故受官誠爲大濫況近日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數年前別定條制減省諸色奏蔭之數若表之人皆得一官則併又增數百入仕之人曷來減省奏蔭悉爲虛設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係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一官其五服外親及不係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取進止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闕聖覽上殿劄子

臣聞皋陶贊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言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眾事無不美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蓋言人君細碎無大

溫公文集

卷之四

七

正誼堂

略則羣臣不盡力羣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故爲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史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

一一躬親閱視此蓋國初艱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

煩碎陛下龍輿撫運聖政維新臣愚以爲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閒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以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爲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裁決機務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臣聞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合陛下以明德合望龍飛受命四海之內延頸傾耳渴聞聖政自踐祚以來於今五月而陛下深執謙遜端拱淵默羣臣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爲鬱邑羸者猶謂聖體未安今御殿聽政已溫公文集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遵舊式出入起居皆復常度而獨於萬幾未加裁決臣竊惑之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聞弗仕勿罔君子臣愚伏望陛下凡兩府及羣臣奏事稍畱神省察詢訪利害議論是非可則行之否則卻之使四方翕然瞻仰聖德億兆羣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言醫官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一日上

臣伏見舊醫官朱安道等四人昨以侍先帝醫藥無狀降授諸州散官尋以陛下聖體不安大臣憂恐權畱安道等診候御脈今已百有餘日陛下聖體終未平復安道等方術無驗較然可知而其人皆得罪於先帝臣謂陛下不宜

赦其罪戾雷在京師並乞發遣令赴貶所僧志緣本不曉
醫但以妖妄惑人於江浙別本之閒稱是診人六脈能知

災福今亦出入禁庭叨忝章服察其療疾實無所益伏乞

奪去紫衣放歸本州凡用醫之道在謹擇其人而專任之
然後良工得盡其術而功效可見今聞診御脈者常以十
數工拙相雜是非混轍發言進藥更相倚伏前跋後寔左
瞻右顧雖有愈扁之術將安所施於是彊者自專弱者附
會雷同比周共爲誣罔不顧聖體但爲身謀俱云脈氣平
和臟府無疾然而旁側眾人竊觀形證豈得爲安寧復舊
如醫官所言哉日月愈深根柢益固四海憂畏焦心墜膽
溫公文集 卷之四 酉 正誼堂

臣愚伏望陛下思一身之安危繫羣生之禍福深自重惜
不可因循博訪京邑四方通醫術者精擇一人使之專診
御脈聽用其言服食其藥若旬月之閒全無應效則斥去
不用別更擇人如此必遇良醫痊復有日臣不勝區區伏
望聖慈少加采察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醫官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以醫官朱安道等診候御脈日久方術無驗
乞行降黜別擇良醫使專其事考其功效以行賞罰自後
寂然不聞朝廷施行臣以爲聖體已安不復敢言今觀陛
下不親虔祭乃知疾疹殊未瘥平臣子之心何以自安臣

竊聞朱安道等每奏皇太后及諸大臣皆云陛下六脈平和體中無疾今乃疾狀如此安道等不惟方術無效論其面謾之罪亦宜誅殛矣且安道等侍先帝疾至於今日而猶免於貶竄宜其無所懲戒不肯盡心也臣不知朝廷何意再三惜此數人不爲國家正賞罰之法快天下之志也夫以四海之廣捨此數人之外豈無良醫患在上之人不求求而不得而不使使而不專故也臣聞曷者朝廷選醫官數人皆委近臣試以難經素問考其通麤取合格者以爲侍醫亦有不試而使與安道等雜處其事者夫良醫繇性識敏達以平生所治之人考其得失探其精粹得之溫公文集

卷之四

五

正誼堂

於心未必皆讀古書也亦猶誦詩書者豈盡能治民讀孫吳者豈盡能行兵今以難經素問試之是徒得記誦之人未嘗得醫人也安道等久在醫局專利忌刻交結貴近更相黨庇使外方新進醫人與之共處豈敢展其胃臆施其方術哉是以一槩混同而久不見功也今若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脈旬月之間考其應驗有功則加以重賞無功則俟以嚴刑則術精者得盡其力術疏者不敢濫進矣臣又聞病人能自知其病者未甚病也憎良藥而不受者病在內拒之也今竊聞陛下不安如此而常自謂無疾則病已深矣醫有良藥而陛下不服則已爲病所拒矣若陛下

不早覺悟而更求名醫強進良藥縱陛下不自惜奈宗廟社稷何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前有鼎鑊而不敢避者也伏望陛下察臣兩次所奏能黜醫人有罪無功者召募四方名醫委大臣精選一人使之專診御脈聽用其言服食其藥以旬月之期察其能否如前所云以保養聖神爲天下生民之福取進止

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尋得旨

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宮在福寧殿自啓啟

音攢聚也謂聚木蓋櫬而殯也

以來每日妝飾尼女置於殿前傳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謂也羣臣見者無不駭

溫公文集

卷之四

六

正誼堂

異或歎其失禮或默有譏諍黷媢神威莫甚於此殆非所以神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葬之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喪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類者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取進止

言遣奠劄子

臣聞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故天子卽位之初天下所以瞻仰而歸心者唯在執喪盡禮而已矣恭惟仁宗皇帝

舉天下而授之陛下明睿獨斷人莫能間父母能生陛下不能使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萬世子孫永饗天祿皆仁宗皇帝之厚德不可忘也今靈駕發引遠就山陵天長地久永無還期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至日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威儀容止動加矜慎擗踊哭泣過於哀毀以竭孝思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聳萬民之望盛德本基盡在於是不可不嚴畏也此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尙欲以塵露之微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取進止

論虞祭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三日

溫公文集

卷之四

七

正誼堂

臣聞禮旣葬而虞虞安也柩旣藏矣孝子不忍一日離其親恐精神彷徨無所依歸故祭以安之也然則虞者孝子之事人主當親其禮非臣下所得攝也臣竊見今月三日虞祭百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親其禮使宗正卿攝事臣竊惑之伏以永昭陵距京師猶五頓木主還未至之時不可一日不虞故使羣臣攝事今木主已達京師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尙如塗中使羣臣行事於親疏之序有所不稱於哀恭之情有所未盡臣恐聞見之人不知有司之失而歸責於陛下今未至卒哭尙有三虞欲望自來日以後陛下親行其禮取進止

論虞祭第二劄子

臣昨日上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乞陛下親行其禮陛下不以臣言爲輕以爲得禮已降聖旨依臣所奏今日禮儀旣具百官在庭而陛下不出復使宗正卿攝事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且昨日有司不爲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之有司之失若今日之事則咎將誰歸此皆繇臣蠢愚以彰陛下之過臣之罪重惟陛下裁之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勉強親行其禮以解中外之惑取進止

溫公文集

卷之四

六

正誼堂

乞放宮人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後宮下陳者皆放之出宮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清約執禮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饗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間冗食頗厭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耐廟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並職掌文書之人其餘皆給與妝奩放遣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一美事也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臣聞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戶之民皆輻輳而歸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也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至遠也編戶至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爲之父母況閨門之內血氣之親乎昔漢明德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之子烜以爲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卽位是爲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篤思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前史載之以爲美談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擇於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

溫公文集

卷之四

九

正誼堂

祚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石未效竊聞曩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間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閒微相責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慄方今仁宗皇帝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繫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使有絲毫之隙以爲宗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慄足參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默也伏以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婿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爲皇

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耶況
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祚之初孝謹溫仁動繇禮法此
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
失哉夫心者神明之主也若其有疾則精爽迷亂冥然無
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親疏不擇貴賤此乃有疾者
之常不足怪也殿下聰明睿智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
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邪今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
苦終何所益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
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
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謹於侍衛其舉措語
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
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綱紀海內俟天地
垂祐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古之
慈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隱撫存愛養使之內愧
知非革心爲善況皇帝至孝之性稟之於天一旦疾愈清
明復初其所以報答盛德豈云細哉臣之愚慮苦言盡此
而已乞殿下更賜裁擇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上皇帝疏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臣先於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二日皆會上疏以陛
下受仁宗皇帝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孝謹撫

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以上
貽宗廟之憂下爲羣生之禍叩心慙膽極其懇惻未審臣
言得達聖聽或萬幾之繁未嘗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安
庖之本不可不察臣聞漢章帝乃賈貴人之子明帝使明
德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章帝亦孝
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馬氏三舅
皆爲卿校列侯賈貴人終不加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
者此前世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己也拊畜長育居其大

溫公文集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半焉陛下自齟齬之年爲皇太后所鞠育恩亦至矣又況
今日爲仁宗皇帝之嗣承四海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
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異於事濮王與
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籍籍深可駭
愕臣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容一旦遽背變更
蓋臯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語言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
外人訛傳妄爲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
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古人有言
白禦寒莫如重裘弭諷莫如自修陛下疾疹未平固無如
之何若旣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閤克己自

賁以謝前失溫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咸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爲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悟驩悅回心易慮況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涕泣禱於神祇憂勞困瘁以冀陛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收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臣不勝區區干冒以聞乞畱神采擇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開講筵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有旨使開講

臣伏觀講筵所告報依乾興年故事講論語讀史記續奉

溫公文集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聖旨直侯來春臣間傳說曰王人求多間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日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況今陛下初臨大寶所宜朝夕延訪羣臣講求先王之至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爲辭如此使下情何以上通四方何以觀望殆非所以廣聰明宣命令也伏乞依前降聖旨擇日開講筵取進止

言程戡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上

臣伏覩制書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程戡加安武軍節度使令再任臣聞官以待賢才賞以勸有功官非

其人則職事廢缺賞不當功則羣臣解體程戡素無才術少壯之時歷職中外猶無名迹爲人所稱況今老病昏懦尤甚在廊延苟且偷安以度日月爲吏兵所慢邊睡所輕臣謂朝廷當因其歲滿授以冗秩別擇能臣以代其任今乃寵以節鉞使居舊任外庭間者無不駭愕臣竊以兩府之外官尊祿厚無若節度使者羣臣非有大功豈可輕授臣不知程戡在廊延曾有何功遽授此官萬一邊臣有能立大功者朝廷當復以何官處之況陛下踐祚之初四方之人拭目傾耳觀聽朝廷之賞刑以占聖政而戡首蒙濫賞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追還前命別選賢才使守

溫公文集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廊延庶合中外之望取進止

言後宮等級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日上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員數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墮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寢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願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井市下俚婦女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卽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

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爲幾等等有
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
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
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
福之原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
言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
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尊人臣怠慢以自疏則上下之
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

溫公文集

卷之四

五

正誼堂

察邇言其斯以爲舜乎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常召侍
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
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
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
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繇此
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
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
情僞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
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
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

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第二劄子

臣先會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至今未聞施行蓋陛下謙謹以皇太后同聽庶政未奉慈旨不敢擅召羣臣與之議論今皇太后盡以四海之事歸於陛下出入起居頤指如意臣是敢重申前說乞少加采擇凡人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天子奄有四海一日萬幾民之憂樂事之本末雖有聰明睿智之性若不問之於人何從知

溫公文集

卷之四

五

正誼堂

之是以太祖太宗雖起於側微猶日孜孜訪問羣下至於小臣卒伍亦無所間絕故能紀綱四方勗業垂統陛下生爲帝王子孫未嘗厯試於外天下之事豈能細知況先朝置直學士待制等職以爲侍從之臣若使之不得朝夕在左右備顧問將安用之所有每夜於崇文院輪宿自是舊制近年以來因循墮廢舉而行之有何所難伏望聖慈檢會臣前來所奏劄子內事節特賜施行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第三劄子

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

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

次官互換直宿亦會面奉德音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
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聽再三進
言者蓋以爲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
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
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混
殺之謂昏下情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墮曠蔽則萬幾
乖戾百職墮曠萬幾乖戾亂之至也治極則安亂至則危
故聰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卽政之初厲精求
治而不以此事爲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卻行
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爲陛下再三言之

溫公文集

卷之四

五

正誼堂

書稱堯之德曰稽於眾舍己從人稱舜之德曰賓於四門
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熙庶績格于上下至今言聖人者
無不以二帝爲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
譴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
偷懦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交語隋煬帝沈湎淫泆常
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
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爲首何哉
昏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僞無不
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羣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

夜下至役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勦業垂統力
致太平陛下以帝王子孫生長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
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茲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
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況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羣
臣羣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絲進見顛卽淵默以嚴
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銜冤失職者何繇上聞疏賤之臣
懷材蘊德者何繇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
臣是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爲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
爲國之要觀唐虞之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祖宗
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事節早
溫公文集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賜施行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上

臣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
廢闕非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旣爲
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卽陛下之母今濮王旣歿陛下平
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
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必思報答況皇太后有莫
大之德三陛下豈可斯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爲嗣皇太后
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皇太后決定大策迎

立聖明二也陛下踐祚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眾心

惶惑失措皇太后爲陛下攝理萬幾鎮安中外以俟痊復
三也有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况兼三德
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
謂陛下爲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爲如何此不可以不
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
欲陛下戒之慎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
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而已若萬一
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
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
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
濫公文集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間也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二劄子

臣竊會上言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幾言辭拙訥未蒙
採納臣竊惟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不避斧鉞重有敷
陳至於奉親之禮報德之義爲君之職訪善之道臣邇來
文字敘述已詳不敢復煩聖聽獨以目前利害言之陛下
試詳擇焉竊以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
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陛
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皇帝恩德在民藏於
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

陛下上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寶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卽位將近暮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寢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爲事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失矣親萬幾之務止如是亦無關矣臣竊以爲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

溫公文集

卷之四

无

正誼堂

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時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時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睿之德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久不肯爲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見慮猶未爲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寢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臣受國家繫世大恩不敢愛死爲陛下極陳社稷之計肝

膳所蓄盡此而已伏望陛下少留意察之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三劄子

臣近以私懇求鄉便一州伏蒙聖恩令宰臣宣諭以臣曩所言事略皆施行令臣且在諫院供職未得求出臣以駕下之質生於盛明之世得備諫官爲幸已大況陛下謙恭接下容受直言此乃愚臣千載一遇畢命報國之秋豈願離去左右自棄於疏遠之地誠以父母墳墓久不展省人子之心違違不安所以有此陳乞今忽奉聖旨宣諭如此臣惶恐慙據無地自容夙夜循省進退維谷臣竊惟曩時所言欲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羣

溫公文集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濮王之時承顏順意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羣臣講治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爲止當如此則兩宮之意無繇和洽萬幾之務無繇治辦禍亂之原尙在太平之基尙遠臣雖日侍丹扆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忻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臣聞爲人子者事其親而親不悅不敢怨也退而自責曰我之愛不至歟愛至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禮不恭歟禮恭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誠不盡歟誠既盡矣則大孝之名達於四

海通於神明神明且猶助之而況人乎臣又聞爲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爲己過有一民失所以爲己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安不思則亂危陛下儻能以此二者自勉則臣安敢廢君家之急而徇私家之務乎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四劄子

臣伏見陛下曷者卽位之初奉事皇太后虔恭款至皇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譽達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之間道路之人

溫公文集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漸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等本不樂陛下爲嗣故於皇太后之處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陛下與中宮之處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互相猜貳間隙一開猝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屏黜讒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怵悅然臣愚竊恐皇太后尙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問頓首陳謝具述從來爲守忠等所誤致屢有違忤皇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旣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承順顏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尙有敢相

離間者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慝黜遠凶
外雍睦善氣興行災沴消亡宗廟永安令聞長世若失此
之際兩宮之歡不能復舊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當今
天下之人以陛下爲非將傳於史策取譏萬世矣此皆聖
明所自知而臣復區區進言者欲陛下深更畱意取進止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

治平元年四月十四日上

准中書送下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呂公著劄子臣聞以
言取人固未足以盡人之才今之科場格之以辭賦又不
足以觀言國家承平日久文物至盛學者莫不欲宗經嚮
道至於浮華博習有不得已而爲之者先帝察取士之弊
溫公文集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嘗集近臣之論形於詔文則曰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以
求其行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閱博者頗
見其才雖丁寧申論而有司不能奉行竊聞昨來南省考
校始專用論策升黜議者頗以爲當臣猶恐四方疏遠未
知所尚有司各持所見則人無適從欲乞今來科場更不
用詩賦如未欲遽罷卽乞令第一場試論第二場試策第
三場試詩賦每遇廷試亦以論壓詩賦爲先後升降之法
庶成先帝之志永底人文之盛臣謬司學政盍進輿言如
允所奏卽乞預行告示令本院定奪聞奏者當院看詳近
世取人專用詩賦其爲弊法有識共知今來呂公著欲乞

科場更不用詩賦委得允當然進士只試論策又似太簡
欲乞今後省試除論策外更試周易尙書毛詩周禮儀禮
春秋論語大義共十道爲一場其策只問時務所有進士
帖經墨義一場從來不曾考校顯是虛設乞更不試御前
除試論外更試時務策一道如此則舉人皆習經術不尙
浮華若是依舊不罷詩賦之時卽先試後試事歸一體別
無損益今若罷去詩賦仍乞依呂公著起請預行告示使
天下學者早得聞知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等建言乞陛下循眞宗故事幸
溫公文集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所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旬浹至
今車駕未出眾論狐疑皆云事恐中輟臣愚竊以陛下踐
祚已踰朞年京城百姓未聞屬車之音重以鄉者聖體不
安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詭言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
釋然莫不悅喜況今春少雨麥田枯旱禾種未入倉廩虛
竭閭里饑愁陛下爲民父母當與之同其憂勞祈禱羣神
豈可晏然視之不以疚懷况詔命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
延久而不出則道路之人愈增猜惑不若躡時初無此議
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故稱乘輿或稱行在今車駕暫出
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暫史之言選擇時日而忘萬民

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斷自聖志於一兩日之間車駕早出爲民祈雨以副中外喁喁之望取進止

乞今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劾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上

臣竊以國家承百王之弊俗化陵夷不肖愚民犯誼侵禮無所不至此朝廷所宜畱意不可忽也昔賈誼歎秦俗之薄惡以爲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許語抱哺其子與公併侷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以今閭巷之民旦夕所爲如彼數者皆何足言近聞開封府屢有子殺

溫公文集

卷之四

誦

正誼堂

父母者相繼事發以京邑之中猶有如此悖逆之民況於遠方教化之所不及哉臣竊見刑部格敕百姓間有犯惡逆以上者州縣長官量事貶降隱而不言委錄事參軍糾察聞奏刑統叅詳條部內有犯惡逆以上罪者今後刺史以上附表自劾以敦風教責與不責並聽敕裁朝廷近年務行寬政吏有故出人罪者率皆不問或小有失入則終身廢棄以此民有謀殺及毆詈尊長者州縣之吏專務掩蔽縱釋惟恐上聞往往止從杖罪斷遣少肯處以正法蓋避自劾之恥務爲身謀遂使頑民益無顧憚名敦風教其實壞之王者之政當善善惡惡若寬此悖逆之民以爲仁

政臣實愚淺未之前聞况教化之失風俗之弊任其責者豈特州縣長吏而已若長吏隱而不言乃使錄事參軍糾察聞奏斯亦難矣臣愚伏望朝廷今後除去上件貶降長吏及附表自劾二條更不施行在京則委糾察刑獄畿內則委府界提點在外則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州縣官吏如有敢將惡逆不孝不睦等罪寬縱隱蔽不依法勘鞫斷遣者並畫時糾舉聞奏隨其輕重各以故出人罪論若上件諸司不糾舉者委臺諫官察訪聞奏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第四劄子

治平元年八月初七日上

臣屢會上言乞詔侍從之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

溫公文集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亦曾面奉德音云候秋涼當頻有宣召今已秋涼尚未聞有會被召之人臣始者上言之時竊見陛下欣然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爲難臣竊意內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羣下相接以壅蔽聰明專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爲而陛下之福耶臣願陛下深察此情斷自聖志使之更直陛下每日聽政餘暇宮中無事之時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僞使各竭其骨髓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日新矣若以資善

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於崇文院輪宿自有舊條只乞
陛下傳宣崇文院今後直宿者並須從早在彼祇候宣召
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事極不難行
而所益甚大惟陛下留意取進止

言永昭陵建寺劄子

治平六年三月
二十七日

臣竊聞近有中旨於永昭陵側別建一寺未知信否果如
此竊恐不可何則宣祖太祖太宗三陵共有一寺若獨於
眞宗仁宗各置一寺則是尊奉之禮踰於祖宗豈特於體
理不順爲朝廷闕失亦是違先帝之孝心也議者或謂三
陵共在一處永定永昭相去稍遠以此須別建一寺凡臣
溫公文集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僚之家無人守墳乃於墳側置寺咱以微利使之守護種
植而已至於國家守衛山陵有司備具置寺之處何較近
遠若云資薦求福則死生之際人不能知釋氏所言虛實
難驗使亾者冥然無知則資薦之事有何所益果然有知
如釋氏所言則仁宗皇帝寬慈恭儉好生惡殺恩洽四海
澤被萬物豈待別置一寺更度數僧然後得生天堂樂處
也且仁宗皇帝晚年詔天下無名額寺屋及百間者並特
與名額計勅添寺額千有餘處據此功德宜享壽考無疆
之福而數月之間宮車晏駕以此驗之佛不能爲人之福
豈不顯然此皆皇太后與陛下所親見也今自國喪之後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章奏

言兩府遷官劄子

治平元年閏三月四日上

臣伏觀去歲陛下卽位之初兩府臣僚已各遷官今茲甫及暮年一例又加恩命雖陛下褒優大臣務從豐厚而朝野竊議以爲近來國家官爵易得恩賞太頻柱石之臣當戮力同心共救此弊今若連年之內寵數便蕃恬然有之自以爲宜則何以率正他人抑塞僥倖因此恐大失天下之望然則陛下愛之適所以傷之也臣竊料大臣亦不敢溫公文集

卷之五

一

正誼堂

自安必當辭避願陛下因而聽之以成其美取進止

乞罷修感慈塔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五日上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折修五層竊以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四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春少雨麥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兩方種秋田自後又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隨復焦槁農民嗷嗷大率無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顧妻賣子以接饑糧縣官倉廩素無蓄積贍給軍眾猶恐不足固無贏餘可以賑貸陛下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膳以救其患而更修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爲失緩急先後之務矣且此塔傾敝爲日已久

借使更經數年不修於僧徒有何大害若百姓饑窮朝不及夕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聚爲盜賊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既諂諛苟且曾不爲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海蒼生將何所依仰臣愚欲望陛下親發德音宣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罷修此塔及其餘不急之費有似此類者皆仰有司條奏以聞一切寢罷候他年豐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聖政之初亦足以彰愛民之意爲盛美之一事也取進止

溫公文集

卷之五

二

正誼堂

言爲治所先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上

臣伏觀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欽承慈旨獨斷萬幾臣間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之千里陛下雖踐祚暮年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試小事非天下所以望於陛下者也曷時外間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尊命之嫌韜韞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惟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爲不可不慎昔楊朱見衢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

卽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衢塗也故臣願陛下留聖心焉
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
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
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
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
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
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奉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曷者
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頌之物無
敢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
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

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
掇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媚以相構間者臣願陛下逆拒
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
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
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
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於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
不若皆禀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
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忻於上臣民頌咏於
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
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

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
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
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
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
正其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
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
能盡無然今日卽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
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
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
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
溫公文集

卷之五

四

正誼堂

人於市與眾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
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眾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
雜選並進臣願陛下少畱聰明詳擇其閒苟有才德高茂
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
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爲世所推
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奸犯禁爲眾所疾者罰
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爲善
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祉稷永安
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
適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共貫不則所進者皆平

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
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墮紊羣生
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先者榮
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釐
禮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譽滂沛
洋溢近者傳誦遠者褒歎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
四方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
矣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

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去歲

溫公文集

卷之五

五

正誼堂

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
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羣情今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
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率土臣民孰不
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螢燭之微明仰
禱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
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
幼羣居長者或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語
言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雍
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爲怨長者以爲責則上下乖離家
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爲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

聞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兼內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爲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纖介之失遂蓄久長之怒

溫公文集

卷之五

六

正誼堂

棄生成之厚恩取疏絕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況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意之所欲爲豈可追數以爲罪咎邪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遊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拊循煦嫗有恩無威今旣正位中宮得復奉膳羞盥悅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疏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慍懟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日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如

仇讎則臣以爲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過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疏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殿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洽於中外皇帝龍潛藩邸進德修業仁聖之望光於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海內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不意間巷之民忽有今茲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

溫公文集

卷之五

七

正誼堂

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開搆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祿利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已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闕覘掇拾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眾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於外致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

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爲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皇帝以嚮來紛紛皆此屬所爲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泣涕拜伏感激摧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帝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顏畱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絕或置酒語笑與之欣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又安內外無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譏謗之言流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

溫公文集

卷之五

八

正誼堂

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骨肉至親止於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尙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疏者獨肯受殿下願遇盡其死力終始無二乎夫貴莫貴於爲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疏疏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蹶躅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爲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今先帝晏駕之後臣惟

不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是臣所以爲報效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展布以聞惟冀神幸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陳治要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十八日上

臣聞舜與皋陶賡歌相戒以明良爲美以讜勝爲非蓋以王者奄有四海君臨億兆若事無巨細皆以身親之則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古語有之曰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非不欲兼之勢不可也是以明王總其大體執其樞要精選賢能任以百職有功者賞有罪者誅故處躬不勞而收功甚大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

溫公文集

卷之五

九

正誼堂

自親政以來厲精求治孳孳不倦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雖大禹之勤勞文王之懿恭無以過此然而政有本末事有細大舉其綱則百目張挈其領則眾毛理臣願陛下先其本後其末急其大緩其細擇人而任之此政之本也賞善而罰惡此事之大也陛下當先察羣臣之邪正與其材能之所堪然後思天下有某事不治者當使某人治之其公忠勤恪功效顯著者勸之以厚賞奸回惰慢無功敗事者威之以嚴刑如是則萬事無不舉兆民無不安陛下可以高拱無爲而名配堯舜矣至於簿書之煩碎文法之微密錢穀之出納體例之有無此乃羣臣百吏之所守非陛下

所當留意也陛下若捨彼而取此則臣恐徒有大禹之勤勞而不獲其功文王之懿恭而不見其治也臣以獻替爲職遇陛下勤政之初虛心求諫此乃千載一時誠不敢以細末之事煩汙聰明伏望陛下深思此道乃自古及今致治之大本勿以爲迂闊陳熟之言而忽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任守忠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任守忠奸邪事迹乞正典刑未聞施行臣案守忠懷奸罔上諂佞貪恠竊弄權柄固非一日專爲讒慝交構兩宮狡詐反覆陛下所知若非先帝聖明皇太后仁溫公文集 卷之五 十 正誼堂

慈則社稷可憂天位不安今又盜取庫物曲求容媚教中宮爲不順陷陛下爲不義此而不誅典刑安用據守忠罪惡臣久合奏陳但以陛下踐祚之初天威未振欲望陛下親發英斷戮此大奸使內外之臣莫不震肅今聖恩容貸已及歲餘外議皆言守忠以諂佞之故受陛下寵遇過於先帝之時臣備位諫官不敢塞默守忠職在宮禁久專威福若不早除恐別生事伏望陛下如臣前奏速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肆之市朝以副天下之望取進止

言任守忠第三劄子

次日守忠除係信軍節度副使朔州安置

臣近者兩次上言任守忠奸邪事迹乞正典刑至今未聞

施行臣迫於忠懇不能自己竊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先帝幸蒙獎拔榮祿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諛諂諛苟求悅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委之差遣而陵忽同列與奪自恣附己則愛悅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徇私略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受俸祿賞賜亦爲不少而資性貪恠老而益甚盜竊官物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無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權據勢縱逞冒臆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糾摘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畏懼守忠無以爲比其

溫公文集

卷之五

十一

正誼堂

罪四也漢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賣弄國恩輕蔑皇族乘其有喪勾奪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誣長子宗懿以爲不孝使被譴謫感憤成疾以至沒身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寢高未有繼嗣深思宗廟生民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蓄奸心沮壞大策深忌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倉猝之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有唐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先帝聰明卓然遠覽所志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陛下旣爲皇子守忠內懷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百端隔絕內外進對甚希使先帝爲陛下之父不得施爲父

之恩陛下爲先帝之子不得展爲子之親其罪七也及先帝晏駕陛下續統不幸遇疾皇太后權同聽政守忠乘此之際大逞奸謀闢伺語言撰造事迹往來革面進退異辭使皇太后以文母之慈不免投杼之疑陛下以曾闕之孝至有負恩之誦交構兩宮遂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賴皇太后聰明確然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具道其罪八也及聖體既安皇太后恭還大政守忠不勸導陛下以勤修子道承顏順意報答盛德恢廣令譽而相時隨勢斗陸通異炎涼欲詐輸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讒

陛下之計爲今日讒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而使

溫公文集

卷之五

三

正誼堂

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以介意終日涕泣悵怏成疾守忠但欲左右反覆自爲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議陛下之善惡其罪九也皇后正位尚新天下聳觀令德守忠輒爲皇后畫策並不稟問皇太后矯傳教旨開祖宗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既取悅一時又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其惡名而已身收其重利爲臣奸邪孰甚於此其罪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眾人所共知其餘欺慢爲奸恣橫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伏望陛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輒於都市以懲奸厲取進止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治平元年上

十四人全無人

準中書批送下知封州柳材奏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開封國學鑾廳舉人試卷袞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彌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省所考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伏乞下兩制詳定者右謹具如前當院今將簿籍勘合近歲三次科場內嘉祐三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二十二入約五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七十八人及第者四十四人約六

溫公文集

卷之五

三

正誼堂

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二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七人及第者五人梓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及第者二人並約三十一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九十七人及第者三人約三十二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八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六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及第者各只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四人全無人及第

嘉祐五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八人及第者二十八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六十六人及第者六十九人並約四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八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四十二人中取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三人及第者各只一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四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二人並全無人及第嘉祐七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三十人約四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百七人及第者六十六人約五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六十八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六十二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四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五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三人及第者各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七十七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

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並全無人及第以此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大段不均蓋以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卽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爲敵混同彌封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外國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

溫公文集

卷之五

五

正誼堂

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賦詩論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學京師者不善爲賦詩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遠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閒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閉歲開科場以來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爲科禁至於不用蔭贖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

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國家設賢能之科以俟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詐妄之人
獨得取之今來柳材所啓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
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進達僑寓者各思
還本土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謄錄以盡至公其諸
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疏拙長短相形
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號必慮試
官挾私者因此得以用情是大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
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
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
溫公文集

卷之五

六

正誼堂

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
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於公家之
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官挾
私者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徇
其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者爲其親知若欲
徇其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自有分數豈敢偏於本路剩
取一人以此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
今欲乞依柳材啓請今後南省考試云云裁定取人若朝
廷尙以爲有所嫌疑卽乞令封彌官將國子監開封府及
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爲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用乾

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離字京西路盡用坎字
爲偏傍其餘路分並依此例委知貢舉官於逐號之中考
校文理善惡各隨其長短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其不滿
十人者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
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別立號只依舊條衮同
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奏名數內如
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遵守施行

乞講尚書劄子

治平元年上

臣伏觀經筵所講說論語將畢竊以尚書者二帝三王嘉
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陛下新承
溫公文集卷之五
七 正誼堂
大統畱意萬幾欲求楷模莫盛於此臣不勝區區欲望陛
下更以聖意裁酌將來論語既畢令講說尚書取進止

言除盜劄子

治平元年十月十日

臣竊聞降敕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
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
爲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
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
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
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爲小仁者或遇凶年
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太

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禦又況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凡號令之出不可不慎毫釐之失爲害實多若纔知其失隨即更張猶勝於有害及民迷而不復者也伏望陛下速令收還此敕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擘畫斛斗救濟饑民若有一人敢劫奪人斛斗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如此則眾知所畏不敢輕犯所以保全愚民減省刑獄之道也取進止

言備邊劄子

溫公文集

卷之五

六

正誼堂

臣聞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很不賓則討誅之從順柔服則保全之不避疆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爲政於天下也臣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趙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爲意使其怨讟歸國一國之人皆以爲恥今歲以來諄祚招誘亡命點

集兵馬窺伺邊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臣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很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伏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待之傷威毀重孰甚於此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驕惰將帥乏人而遠寇犯邊事之可憂孰大於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無事者其故何哉豈朝廷自有其備而疏外之臣不得與知乎臣竊惑之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也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也二者皆闕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望陛下博延羣臣訪以禦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急宜若捧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閒暇而養成大患也取進止

言蓄積劄子

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國家近歲以來官中及民間皆不務蓄積官中倉廩大率無三年之儲鄉村農民少有半年之食是以小有水旱則公私窮匱無以相救流移轉徙盜賊並興當是之時朝廷非不以爲憂及年穀稍豐則上下之人皆忘之矣此最當今之深弊也先帝時臣曾上言乞將諸路轉運使及諸州軍長吏官滿之日倉庫之

實比於始至增減多少以爲黜陟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皆不以爲家貲之數欲爲國家力救此弊自後不聞朝廷施行今歲開封府界南京宿亳陳蔡曹濮濟軍等州霖雨爲災稼穡之田悉爲洪流百姓羸弱者流轉他方饑死溝壑強壯者起爲盜賊吏不能禁朝廷欲開倉賑貸則軍儲尙猶不足何以贍民欲括取於蓄積之家則貧者未能賑濟富者亦將乏食又使今後民間不敢蓄積不幸復有凶年則國家更於何處取之此所以朝廷雖寒心銷志亦坐而視之無如之何者也臣竊思之蓋非今日有司之罪乃曷時有司之罪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陛下儻不於溫公文集

卷之五

三

正誼堂

今日特畱聖心速救此弊豐凶之期不可豫保若向去復有水旱螟蝗之災饑饉相仍甚於今年則國家之憂何所不至乎臣又聞平糴之法必謹視年之上下故大熟則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所以取有餘補不足也今開封府及京東京西水災之處放稅多及十分是大饑之歲也官吏往往更行收糴所給官錢旣少百姓不肯自來中糴則遣人編攔搜括無以異於寇盜之鈔劫是使有穀之家愈更閉匿不敢入市穀價益貴人不聊生如此非獨天災亦由

吏治顛錯之所致也。臣愚欲望朝廷檢會臣前次及今來所奏事理更加詳酌擇其可者少賜施行指揮開封府界及京東京西災傷州軍見今官中收糴者一切止住其有常平廣惠倉斛斗之處按籍置厯出糴賑貸先救農民告諭蓄積之家許行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之日官中特爲理索不令逋欠其河北陝西河東及諸路應豐稔之處委轉運司相度穀價賤者廣謀收糴價平卽止如本路關少錢物卽委三司於他處擘畫那移應副仍自今以後乞朝廷每年謹察諸路豐凶之處依此施行臣竊料有司必言官無閒錢可以趁時收糴臣伏見國家每遇凶荒之歲緣邊屯軍多處常用數百錢糴米一斗若用此於豐稔之歲可糴一石不知有司何故於凶荒之歲則有錢供億至豐稔之歲則無錢也此無他故患在有司偷安目前以俟遷移進用不爲國家思久遠之計而已故臣惟願陛下深留聖意取進止

溫公文集

卷之五

三

正誦堂

言舉官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臣聞致治之本在於得賢天下至廣羣臣至眾人主不能徧知必資薦舉若薦舉不得其實則邪巧並進官職耗廢是故設連坐之法以懲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伏見近降

詔書令中外臣僚於文資官內不以職位高下舉行實素

著官政尤具可備陞擢任使之入又於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內舉堪充將領及行陳任使之入此乃前世之令典當今之切務臣始聞之不勝慶忭既而議者皆言數年之前亦曾有此詔書所舉甚眾未聞朝廷曾有所陞擢今茲蓋亦修故事飾虛名而已非有求賢之實也若果如此誠有何益臣愚欲望陛下盡將今來臣僚所舉之人隨逐人資敘各置一簿編其姓名畱之禁中其副本降付中書樞密院若遇文臣轉運副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大藩府及武臣總管鈐轄路分都監知州軍等有闕除用舊資敘人外應係陞陟入上件差遣者並乞於今來舉官簿內次等資敘人中陛下親加選擇點定一人其不係今來薦舉之人不得差充上件差遣若陞陟以後他日職事敗闕不如所舉及犯贓私罪其舉主並依法施行雖見任兩府亦乞不以恩例特放凡係舉官不當降官及降差遣者未滿三年雖遇恩赦不得牽復如此則羣臣莫敢不盡公擇人天下賢才皆可得而官使矣取進止

乞罷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臣近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審朝廷會與不會別爲商量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畱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今將帥不

才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頽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忽取
腹內州軍之民盡刺以爲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陝西
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廷若能擇有方略膽勇之人以爲
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銳勤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
欲取銀夏而稅其地擒趙諒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況但
止其鈔盜乎今朝廷不孜孜以將帥軍政爲急而無故籍
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爲
陛下畫此策也昔康定慶厯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
不利已曾籍陝西之民以爲鄉弓手始者明出敕牘云但
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牘猶未收而

溫公文集

卷之五

三

正訃堂

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
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爲兵
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
天亘野天地爲之慘悽日月爲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
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購賞暨刺面
之後人員歛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贍須
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
銷月鏹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惟桑麻耒耜至於甲
冑弩槊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而又資性驚愚加之畏懦
臨敵之際得便卽恩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拽動大陣

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行逐便而情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至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爲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爲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爲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更相驚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聲徧一方足以動搖羣心感傷和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白近在目前設使教習得成一旦諒溫公文集

卷之五

正誼堂

祚大舉入寇邊臣不能捍禦而使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村民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邊寇之笑而已伏望陛下軫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寢罷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三劄子

臣竊日前方聞朝廷有指揮令陝西路揀鄉村百姓充義勇臣卽時有奏劄子言其非便昨日又上殿具劄子而有敷陳奉聖旨令送中書樞密院商量臣到中書樞密院方知此事擬議已久敕下本路已近旬日臣耳目疏淺聞之後時不能先事進言是臣之罪然臣聞之易曰不遑復無

祇悔元吉說命曰無恥過作非今雖救命已下若追而上之猶勝於遂行不顧不可避反汗之嫌而蹈迷復之凶也百姓一經刺手則終身羈縻不得左右人情畏憚不言可知康定年中揀差鄉弓手時原不刺手後至慶曆年中刺充快捷之時富有之家猶得多用錢財顧召壯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則是十餘萬無罪之人永充軍籍不得復爲平民其爲害民尤甚於康定之時也臣竊料卽今陝西之民已狼狽驚擾不聊生矣若朝廷晏然坐而視之曾不憫恤使赤子嗷嗷何所告訴爲民父母者固當如是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今籍一

溫公文集

卷之五

三

正誼堂

路之民以爲兵可謂大事矣而兩府之外朝士大夫無一人知者一旦敕書旣下急如星火嚴如雷霆誰暇問其端倪況敢言其非也臣以備位諫官旣聞之後不可畏避死亡不爲陛下力言之若又棄忽其言不爲改更則是今後朝廷號令有過悞者終不可復救也如此則恐非國家之福臣愚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路其義勇且未得揀刺別聽候朝廷指揮然後博延卿士大夫更熟議其可否果然有利於國無害於民徐復行之何晚之有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四劄子

臣近日已三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蒙朝廷采納

臣欲止而不言則不忍坐視一路之民橫受困苦而自圖一身之安又恐遷延日久則無及於事是以不敢避斧鉞之誅繼上封奏爲陛下極陳其害臣比日以來熟思此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色役並是上等有物力戶人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厯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北敵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之家卽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時四邊事

溫公文集

卷之五

五

正誼堂

宜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指揮正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及強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綴或欲遠出幹事糴賤販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游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人員教頭寧無斂掠是於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其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爲害於兩路之民

己可知矣況陝西於慶曆年中民家已各喪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次丁刺充義勇不亦甚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省諸般色役至於弓手壯丁解子驛子之類州縣所不可闕者亦皆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爲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而忍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旣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旣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負衆朝厚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眾涉甌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

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誼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厯禦寇之策國家當永以爲戒今乃一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土卒車馬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爲之長者皆卿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眾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婣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

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關弓彊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外寇大人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賊騎殺掠蹂踐卷地而來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遊散其軍員節級將烏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以臣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爲國家計驚駭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爲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伏望陛下不以臣愚賤而忽其言少畱聽察其刺陝西義勇事早賜寢罷則一方幸甚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

臣近者已曾四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別白利害極其懇惻終未蒙省察方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惶惶如在湯火之中而朝廷晏然略無拯救之意臣職在箴諫安可塞默不敢廣有援引以煩聖聽請以目前顯驗言之今建議以義勇爲便者必曰卽日河東河北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何以言之河北河東州縣旣承朝廷之意各揀刺義勇只求數多據帳籍言之誠有溫公文集

卷之五

五

正誼堂

建議者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勇以來外寇凡幾次
深入至腹內州軍用義勇拒戰而外寇退敗今既有義勇
之後三路正軍皆可廢而不用乎若果然外寇曾深入因
得義勇之力而敗退今來刺義勇之後正軍皆可廢罷此
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
嘗經陣敵使用今來雖有義勇正軍亦未可廢罷則何忍
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刺以爲無用之兵乎天生聖君
以爲民也民今如此陛下豈可全不爲之動心乎臣之所
言盡於此矣陛下若以爲稍有可采卽乞早降指揮下陝
西令罷刺義勇以救一方之民若以爲救命已行不肯遽
溫公文集

卷之五

三

正誼堂

改卽乞且免刺手背候邊事寧息依舊放散則民雖有一
時騷擾之勞猶免終身羈縻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迂
闊不可施行則臣之智識愚闇無以勉強變更不可久汗
諫諍之列伏望聖慈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取進止

乞降黜第一狀

治平元年十一月五日

臣近日案會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朝廷以言無可采
寢而不行臣性識庸昧不達大體妄以狂瞽煩瀆聖明章
奏相繼至於五六終不能少以愚誠感動天聽尸祿曠官
孰甚於此臣實無顏尚居諫列伏望聖慈察其無堪早賜

降黜

乞降黜第二第三第四狀

闕

乞降黜第五狀

臣近曾四次進狀以言事不當乞賜降黜未蒙朝廷施行今伏見知制誥錢公輔因繳納王疇除樞密副使詞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臣竊以公輔所坐止於柅樞密副使恩命臣竊來所言乃是沮宰相大議公輔密啓於詔令未出之前臣露章爭執於詔令已行之後公輔奏章只於上一臣凡六次進劄子五次進狀以此校量公輔罪輕微臣罪重輕罪猶蒙嚴譴重罪安可不行伏望聖慈詳臣前後所奏比錢公輔更於遠小處責降所貴聖朝刑典行之均壹

溫公文集

卷之五

三

正誼堂

言西邊上殿劄子

臣竊見近年以來趙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奸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戶荒部聞其亡命叛去及潛與交通者已爲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戶荒部有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住在緣邊者諒祚皆迫逐使入內地將帥之臣但坐而視之不能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畏憚兇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齎詔責問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答皆侮慢欺謾之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警動邊鄙

而將帥之臣率多懦怯別無才謀以折衝禦侮只知多聚兵馬以自衛其身一路有警三路皆聳盡抽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置在麾下使之虛食糧草數月之後寂無影響然後遣還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抽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無一事曾有施爲臣雖愚駑不習邊事竊以私意料之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興販貿易三則欲使朝廷不爲之備也其所以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采訪中國虛實之事平居則用爲謀主入寇則用爲鄉導也其所以誘脅熟戶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爲東方客軍皆不足畏

惟熟戶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鬪若先事翦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時可以通行無礙也其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儲蓄公私貧困旣而邊吏習以爲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凡此諸事若不早爲之慮使奸謀得成竊恐其爲國家之患未可量也臣謂朝廷宜宵衣旰食以爲深憂而但見其遣使奉貢卽以爲臣節未虧得其侮玩之語以爲恭順得其欺謾之語以爲誠實蓋朝廷非不知其本心且欲幸其未發止求目前之暫安不顧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悵何外寇爲謀之深而中國慮事之淺也臣愚伏望陛下

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一應文武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外寇情偽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疏賤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理道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節目治兵禦寇之策何得何失如何處置卽得其宜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有可取者卽爲施行仍記錄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中勇略殊眾者擢爲將帥若能稱職有功則勸之以爵賞昏懦敗事則威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卒畱精去冗申明階級之法抑揚驕惰之氣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俟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惟陛下溫公文集 卷之五 三 正誼堂

卷之五

三

正誼堂

下之所欲爲雖北取燕薊西收銀夏恢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爲難況但守今日之封略制外寇之侵侮豈不沛然有餘裕哉取進止

同治五年夏月
正誼堂高墨林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施鑑槃聘侯覆校

侯官鄭葆常筱谷分校

侯官葉筠軒竹卿分校

